

多地医院缘何陆续关停产科

近段时间,全国多家医院停止产科分娩服务,引发广泛关注。3月27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关于加强助产服务管理的通知,强调公立医疗机构要承担产科服务兜底责任。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关停产科服务的多为县乡医疗机构和一些专科医院等。

这些医疗机构的产科为何出现关停震荡?在产科分娩量持续下降的背景下,产科服务质量如何保障?产科服务又如何转型应变?

多地医院陆续关停产科

据不完全统计,2023年以来全国已有十余家医院宣布暂停或取消产科分娩服务,涉及浙江、广东、福建、江西等多地医院。

关停产科的医院中,如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中医院、广州市番禺区新造医院、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东峤镇卫生院、广西来宾市武宣县禄新镇中心卫生院等,均为县乡医疗机构。

今年1月,江西省赣州市定南南方中西医结合医院发布公告称,经医院院长办公会研究决定并报定南县卫生健康委批准,医院助产技术服务自2024年2月1日起停止开展,不再开展孕早期四维彩超诊断及产前筛查业务,保留普通产检与普通产科彩超业务。

近日,记者来到该院采访看到,尽管医院已停止产科分娩服务,但位于医院一楼的妇产科诊室内,有好几位患者就诊,医院三楼外墙仍悬挂着“产房”的指示牌。

“目前医院产科分娩服务已经不开展了,但普通产检和妇科保留,原来产科医护人员已转岗做妇科方面工作。”定南南方中西医结合医院院长袁石海说。

袁石海告诉记者,作为一家民营医院,该院自2005年成立之初就设置有产科,关停的决定经历了激烈的挣扎:“医院生不了孩子,总觉得缺了什么。为此我们考虑了半年,但想到去年全院分娩量已经下降到只有45人,还是不得不选择申请关停。”

在从事妇产科工作近30年的该院院长助理魏小微看来,这个数字意味着去年平均每周只有不到1位产妇来医院生产,而产科运营要保持10多名医护人员。产科运营难以维持,医疗质量也将面临考验——产科风险本来就高,久不接生的医生也会生手。

多位受访的江西省三甲医院产科专家表示,平时去县里交流发现,县里乡镇卫生院产科服务基本萎缩乃至关停,很多县中医院的妇产科也不开展了,县里的助产服务基本集中在县人民医院和县妇幼保健院。

除一些县乡医疗机构停止产科服务外,记者了解到,也有三甲医院宣布关停产科。

今年3月,江西省赣州市第五人民医院发布公告,根据医院学科发展规划,自2024年3月11日起医院停止产科服务。

“目前医院已停掉产检、助产等所有产科服务,但保留妇科,产科医护人员还未分流,正在收集个人意愿。”赣州市第五人民医院副院长周观林说。

周观林介绍,医院是一家传染病专科医院,产科设置历史只有8年,当时是考虑到一些孕产妇合并传染病,赣州市卫生健康委将为此类人群提供产科服务的职责交给该院。

谈起为何选择关停产科,周观林表示医院主要考虑有二:一方面,



经过近年传染病的母婴阻断等技术培训,以及国家控制乙肝、艾滋病等传染病政策成效显现,各地医疗机构已能很好应对此类孕产妇分娩需求;另一方面,很少有人会选择传染病医院生小孩,关掉产科有助于医院聚焦主责主业。

医院缘何关停产科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部分医院关停产科服务,既有分娩量持续下降带来的影响,也有保障母婴安全、促进产科服务资源优化整合等多个因素的综合考量。

近年,产科分娩量在下降,产科医护人员却不能减少,一些医疗机构产科收支难以为继。

赣州市卫生健康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科科长刘宏湖介绍,2017年全市出生人口达到14.4万人高峰,此后不断下降,去年全市出生人口为6.36万人。

定南县卫健委给记者提供的近5年全县分娩量数据显示,该县分娩量从2019年2602人下降到2023年的1438人。

受访产科医护人员表示,分娩量下降,产科医护人员却减不了。“一个人生孩子需要助产士、护士、病房医生、产房医生、麻醉医生等五套人马。即使只有一名孕产妇分娩,也要准备这么多医护人员。”

周观林表示,平时医院妇产科住院病人只有个位数,医护人员则有十来个,妇产科从成立以来,每年亏损300万元。

“定南县本来就地方小、医院多,每家医院又都有产科,很难养活这些人。”定南县第一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郑普清说。

分娩量下降也对一些医疗机构的医疗安全造成冲击。

袁石海表示,产科医生成长需要病例积累,产科患者减少,医生成长机会也在变少,即使医院给产科医生提供保底工资,这两年医院仍有2名年轻产科医生离职。“产科医护人员流失后,医院分管领导也参与产科夜班值守。大家白天看门诊,晚上值夜班,实在吃不消,长期透支精力也不利于母婴安全。”

对从事产科医疗服务近30年的定南第二医院副院长黄丽萍来说,作为全县分娩量最多的医院,分娩安全是产科人持续存在的压力。“此前分娩量高峰期的年份,产科人往往发愁医护人员不足无法照顾到所有孕产妇。现在分娩量下降则又担心,支撑产科业务能力的孕产妇数量减少,并且高龄、合并基础病的孕产妇较多,医疗安全压力有增无减,心理压力甚至更大。”

还有一些产科关停出于医疗资源优化整合的考量。

赣州市卫生健康委妇幼健康科科长罗雪梅2023年在定南县调研了

解到,该县常住人口二十来万,却有5家助产机构,每家接诊量都不大,建议定南县优化整合助产机构。

不光是定南县,赣州市全南县等人口小县也在推行相关工作。

记者获悉,目前全南县正在推进医共体改革,内容之一就是县人民人民医院等医院的产科全部整合到县妇幼保健院。

“对全南这样的人口小县,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有效整合;对于这样的百万人口大县,则鼓励多家医院提供助产服务,通过充分竞争提升医疗服务水平。”罗雪梅说。

另据记者了解,这两年,云南省临沧市云县、四川省仪陇县等地均将多家医疗机构的产科服务整合到当地妇幼保健院或人民医院。

产科路在何方

受访卫健部门和产科专家表示,助产服务是基本医疗服务,关系母婴安全健康,事关千家万户幸福。产科关停应充分考虑人口分布、交通条件等因素,加强产科规划布局,提升产科服务质量、储备产科人才队伍,确保产科服务供给安全可及,切实兜牢保障母婴安全的底线,促进产科事业高质量发展。

江西省妇幼保健院产科副主任余腊梅等表示,建立产科的目的就是为了保障母婴安全健康,一些医院产科关停引发热议,主要是大家关心未来去哪家医院生孩子、找哪位大夫生孩子、怎么生得安全等核心问题,这也是产科医生的核心关切。“我们医院分娩量已连续8年稳定在2万人以上,大家愿意来大医院生,其实也是为了保证母婴安全。”

记者采访发现,在一些县乡医疗机构、专科医院关停产科服务的同时,部分区域性龙头妇幼保健院的分娩量正在持续增长。

赣州市妇幼保健院产科副主任黄仁英表示,这两年医院分娩量不断增长,去年医院分娩量近7000人,这既得益于医院启用新院区,也源自医院产科服务能力和水平提升,包括推出线上线下孕妇学校、开设免费助产士门诊、设置更多单间病房、家化病房等。“分娩量的波动我们无法干预,但是服务能力的提升却是能做到的。”

专家表示,好的产科医生培养至少需要十年,产科关停容易、重开难,人才流失容易、培养难。如果将来孕产妇增多,很难临时抽调人手来做产科医生,但生孩子等不得,做好人才梯队的培养和储备也很有必要。

他们建议通过完善产科综合考核、加大医院内部绩效倾斜等方式,切实提高产科医护人员待遇水平,稳定产科医护人员队伍,有效破解产科发展困境。

本报综合消息

直播相亲 是爱情还是“陷阱”?

“我在相亲直播间总共被诱导刷了上万元的礼物,却没能跟女方见上面!”李先生对最近一次直播相亲的经历既生气又后悔,他投诉了直播间和平台,希望能封禁直播间并退还部分打赏。

今年,火起来的不只是河南开封的王婆说媒节目,同样方兴未艾的还有线上直播相亲。不少老牌相亲平台开展直播的同时,小型相亲机构也在视频平台上建立相亲直播间。一部手机,一名红娘便可以吸引成千上万名手机屏幕前潜在的单身客户,但这种线上相亲靠谱吗?

在黑猫投诉平台上,关于相亲直播间的投诉层出不穷:有消费者花费了近万元没能见到女嘉宾反而被拉黑;有人表示红娘用套路诱导消费,打招呼、加联系方式、见面都需要打赏,最后礼物却没有落到嘉宾手里;还有人观察了直播间,发现女嘉宾总是来来回回那么几个,质疑嘉宾是专业的“托”。

直播间相亲像“售卖商品”,诱导消费套路多

打开抖音、快手等视频直播软件,各类婚恋账号和相亲直播间数不胜数,名称中写着“相亲”和“红娘”的账号也有成千上万个。在央视今年的3·15曝光中,多家传统婚恋公司被曝光经营过程中的消费套路,而这些新的网络相亲方式同样和传统的婚恋机构一样良莠不齐,存在争议。

记者观察发现,相亲直播间可以在右下角填写登记个人情况,包括年龄、性别、收入等基础条件,然后就成为相亲嘉宾。主播会先开麦介绍各方情况,引导男女双方发言交流。至于直播间的形式则多种多样,有一名红娘和多名男女嘉宾的“群面”类型,还有红娘轮流介绍几名女嘉宾后再引导直播交流的类型,也有一名红娘和一对嘉宾的一对一型相亲……

在这些直播间里,红娘提到女方时多强调年龄和颜值,男方则主要展示自己的经济条件。许先生有过几次直播间相亲的经历,他觉得直播相亲有点像“卖货”,“男方需连麦讲话,要先刷一个价值6元钱礼物”,红娘在直播间会说:“只要99,爱你久久,3号女嘉宾你带走,喜欢3号嘉宾的刷一个加上联系一下!”进而诱导男方与桌上的女孩打赏加联系方式。下半场时,主播又以相互告白的方式进行索要打赏礼物,用价值52元的“浪漫城堡”礼物进行双方告白仪式,快结束时,红娘则以“男生和女方在互联网发证”的借口索要打赏,要求男方刷一个价值188元的超跑车队把女孩接走。

经过一整套流程之后,许先生支付了近700元的礼物,下播后女孩确实添加了许先生,但聊了没两天,许先生又看到这个女孩在直播间换了个名字在相亲,他这时才意识到不对劲,“我评论了一句‘这个女孩眼熟’,主播就果断给我拉黑了。”

秦先生也有过同样的遭遇,他刚进入直播间,女嘉宾就上麦表示好感:“我觉得我们挺合适的,我要求也不高,不打人,对父母孝顺,如果谈得来,我愿意婚后去你的地方。”小秦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刷了30元的礼物。结果红娘开始了新一轮进攻,“不停地诱导我刷什么一路有你、喜结良缘(礼物的名字),期间红娘还说平台充值比较贵,可以加她支付宝代充。”

观察类似的相亲直播间可以发现,大多数红娘直播采取的套路都是一致的,要求男性嘉宾刷礼物、打赏、关注加入粉丝团,有些打着相亲名号的直播间不仅有传统的相亲形式,还会掺入虚构的故事情节进行带货,直播间左上角有小字显示“虚构剧情”。

嘉宾信息真实性存疑,平台应完善规范

在传统的相亲情景中,红娘会核实参与者的个人信息、家庭情况等,以便更好地撮合对象,但相亲直播里的许多嘉宾只是开麦或者由主播介绍个人情况,没有经过信息验证,真实性无法保证。事实上,相亲直播间里许多美女嘉宾实际上是网红博主,以带货为主业,相亲不过是搞流量的噱头。

记者对部分红娘主页发布的嘉宾介绍图片进行识图搜索,发现许多所谓的嘉宾自拍图片都是社交媒体上的博主照片,或者是AI生成的虚拟自拍图片,大多身材样貌较好,还在封面配上“不要彩礼,我去找你”等文字。其实,直播相亲需要中介费、媒人费无可厚非,但线上红娘提供的是一种商品和服务,如果内容不真实,就可能涉及虚假宣传、欺诈,侵犯消费者知情权等合法权益。

秦先生认为,如果没有相关资质就不应设立进行相亲服务的直播间,如果是在相亲直播间内,则不应进行虚构剧情演绎,许多人难以分辨直播间内容是否虚构。

《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中明确,互联网直播服务提供者应当落实主体责任,健全信息审核。短视频平台作为第三方服务提供平台,担负着规范和管理相亲直播间的角色。相关平台也应及时对直播相亲业务的信息审核机制开展探索,为单身人士打造更多元、安全的社交方式。

本报综合消息